

## 楔 子

那座房子已经坍塌了，连同院中那些参天的树木、绿茵茵的草坪和由普通的青砖精心砌起来的美妙无比的花池，都已经不存在了。

在清除了老房子的瓦砾之后，那里现在已经盖起了三幢宿舍楼——结实的钢窗，门上装着有机玻璃把手的 80 年代水平的宿舍，住进了不愁衣食的机关干部和他们吵吵嚷嚷的妻儿，并且货真价实地变成了北京市民幸福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当我站在这里，看着这些平凡但生机勃勃的场面：营养过度的白胖婴儿们躺在小床里吸吮着经严密消毒的奶嘴；银发飘白的老爷子站在阳台上，用小铜勺把泡烂的小米粒添进瓷缸里喂鸟；自选市场里两块钱一斤的瘦肉丝正在炒锅里发出诱人的香味。我悄悄地对自己说：那些像水一样流逝了的往事和人以及他们经历过的感情生活已经被岁月移放到一个幽静的角落里了。

只有我不会忘记，这里——缎库后巷甲 1 号曾经坐落过一栋庄重的、略带西洋风味的小楼房。从 1949 年到 1967 年 这里是我的家。我们在这里度过将近 20 年的时光。

每当我在梦中对“家”对“无忧无虑”的概念需要表达时 我总是梦见自己在这所庭院里，在那些我和我的 6 个兄弟姐妹长

大起来的房间里徘徊。我们好像还在那些镂刻着好看的花样的硬木家具中捉迷藏，在绘着奇妙而又费解的图案的水磨石的大厅里玩“马拉车”，在那棵高大的、一到秋天就变得通体金黄的白果树下看那些小扇子一样的树叶怎样恋恋不舍地离开它们的母枝。

非常奇怪的是，一直到今天，到现在有一个场景总是在我的梦中重温：春天，童年的我从院中那些巨大的花丛中摘下一朵榆叶梅。我把它扔上天空，然后仰起头来用脸蛋儿去接它。我眯起眼，太阳暖融融地从我的睫毛中间射进来，变成了一些五颜六色的花斑点。我等着 等着 太阳都把脸蛋晒得有点发热了 可榆叶梅还没有落下来，它不知道被风吹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我童年时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梦见它。也许是因为我总感觉到这个重复出现的场景里蕴含着一些我至今不能解释的意义，它像一个神秘的预言，时时唤着我对这个地方的依恋。是的，它起码是在告诉我，这座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院落，永远是我心灵的家。

我就从这里开始我的漫长的关于父亲的故事。

1966年3月里的一个早晨，我的父亲在他的办公桌上留下了他的遗书。从这一刻起，我们在这幢房子里所有温馨的生活就结束了。

那一天，只有母亲在家。为了稍许排遣一下几个月来一直折磨着他们的烦恼，她一清早便坐在办公室里读书。

父亲曾经推开过她的房门，并问她在干什么。母亲说她在看一本小说，房门就又轻轻地关上了。母亲当然一点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事，父亲的声音和神色都是那么镇定。直到今天我仍无法想象，父亲用了多大的毅力才做到了这一点：独自承担一切。

随后 为了不发出一点声响 父亲将他那双四川家乡出产的布底便鞋轻轻地脱在了楼梯边上。

父亲怎样攀上了那十几层楼梯，他是怎样推开那扇尘封极厚的小窗，他想了些什么，看到些什么，恐怕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我曾经在几篇文章里试图进行某种推测，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像父亲那样有过那么多经历的人，这些推测都是苍白无力的。

当母亲听到可怕的声音的时候，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

父亲的这个举动 无论是当时 还是现在 都为许多人无法理解。那是因为 现在已经不再有这种人了一——仅仅因为曾经相信过的东西破灭了，或是感觉到自己不能再为某种信仰而努力，就结束自己的生命。

现代人的标志之一，就是他们可能会因为不能享有带单独卫生设备的住宅和双开门的冰柜，不能在 35 岁上就在专业中出人头地而害失眠症，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因为受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世界气候异常而精神抑郁。但是，他们绝不会因为信仰中的问题而采取任何激烈的方法来对待他们自己，对待他们在日益丰富和膨胀起来的物质文明中，价值逐渐增高起来的生命。但是，我的父亲却是属于那样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人们更多地属于一个阶级，一个集团。父亲本人更是由整个阶级在完成社会变革的同时创造出来的一个往往被人们叫做“理想主义者”的人。

我想，无论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者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人是多么不幸，多么艰难，但父亲的全部经历恰恰都证明了这一点。

# 上 篇

## 孤独的逃亡者

父亲的家乡在四川北部的南充，它位于成都和重庆之间，是一片红色的丘陵。这里的人善于植桑养蚕、缫丝织绸，又有很好的水运之便。民国初年，这里就有了很小的一点缫丝业，后来发展很快。据说在 20 年代的巴拿马展览会上，南充地方生产的生丝还得过大奖。

1978 年的冬天，在父亲去世后不久，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那天，我们在成都的一个军用机场一直等到正午时分，因为聚集在南充上空的浓雾一直不肯散去。经过不到半小时的飞行，那架双翅膀的训练飞机终于把我们载到了南充的上空。首先映入我的眼帘的就是那条碧绿的嘉陵江。我看见，天上的云彩和我们的飞机都倒映在它的丰沛的江流里。我的心“噔噔”地狂跳起来。我自己也奇怪起来，这里虽然是父亲出走前生活了 18 年的地方，但对于我来说却完全是陌生的。我事先真没有想到，这种古老的眷恋家乡的感情竟然能够如此强烈地影响我。

公路几乎一直通到父亲的家门口，东风公社清泉坝村。那里原来的地名更加好听，叫做舞凤乡。

那是一座还算结实的老房子，它的高大的骨架说明这里的主人曾有过一段殷实的日子。但是现在，木质的板壁经过多年的烟熏火烤已经是黑漆漆的了，稻草苫的屋顶也相当陈旧了。这里

住着一两户别的社员。父亲和原先爷爷奶奶住过的房子，现在由父亲的一个侄儿和他的 6 口之家占据着。爷爷奶奶早在解放前就已过世。父亲这一辈的 3 个兄弟和 3 个妹妹，现在也只剩下一个早年就嫁到外乡去的姑姑了。

剩下来的只有 3 间房子。屋里的陈设当然早已面目全非。像我一样年轻的堂兄惟一能够指得出来的，只是一张旧式的木床。据说这是父亲曾经睡过的。我想起，父亲对我说过，在他的房间里，只要一推开后窗就能看见嘉陵江从窗外流过。我找了一下，没有后窗，或许在不知什么时候就被人堵死了吧。

只有嘉陵江还在。它像一个忠实的朋友为故人保存着记忆。我在这从容不迫东流而去的大江之畔站了许久许久，心里非常地感动。江水把灿烂的阳光反射在夹岸的竹林里，苍翠欲滴的竹叶上一个个颤巍巍的光斑在跳动。是的，这就是父亲梦萦魂牵的那条美丽的江。这就是那年年月月像母亲一样哺育了两岸人民的嘉陵江。站在这里我才真实地感觉到我回到了故乡。

关于自己的家，父亲曾经这样写到过：

我出生在四川省北部南充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就我所知，我家是一个中等的日益走向破落的地主。当我二十岁左右时，我们家已走上完全的或接近完全的破产。我没有当过家，没有过问家里的经济情况。我上中学时，只知家里出卖过两次土地。出卖多少，剩下多少，我都不知道。

我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地主。用旧社会的眼光来看，什么本事也没有，什么事情也不会干，只会坐吃现成。还有烟、酒、嫖、赌等恶习，所以日益走向破落。我上中学时，我母亲觉得跟着他不行了，曾带着儿女们与他分

居。

我母亲是一个地主家庭的旧式妇女，除生儿育女，操持一点家务外，也只能坐吃现成。由于生育过多，加上旧的封建思想的折磨，一身重病，死时还不到 40 岁。

我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小时死去一个丢掉一个，我离家时还有弟妹各两个，当时都还小。一个弟弟在抗日战争时被国民党抓兵到了华北中条山，曾有一信给我，说要开小差到延安找我。以后即不知下落。可能打死了，或者被国民党抓住杀了。一个弟弟过继给我二伯父，以后当了排字工人，很年轻时就病死了。

在父亲的家庭成员中，他对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无疑有着最深厚的感情。

祖母的性格和遭遇似乎具有某种典型意义。虽然她已经在早年去世，我根本没有见过她。可我觉得在我内心中是深深地爱着她的。

祖母姓鲜，她的娘家比较富有，是南充四周数得着的大户。祖母幼年时聪慧灵巧，绣得一手好花。没上过学，却能读书写字。由于深得父母喜爱，生活的天地是很光明的。祖母自幼便禀性刚正，成人之后仍带点天真淳厚。她与祖父结婚之初，是很想以自己的温柔体贴、精明能干打动祖父，把日子过得像个样子的。但是她后来终于发现这只是她自己的一个梦想。无论她怎样勤劳，怎样苦心经营，祖父却始终冥顽不化，意气消沉。不过，祖母仍然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尽量地履行一个贤妻良母的职责。不仅如此，罗家有些田地里的事务，如春种秋收、柴米卖茧、投书递简之类，也常要她来操心。据说罗家的账本也全是祖母手写的。现在老家里与祖母同辈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提起祖母的为人和操

持家务的能力来仍然记忆深刻。祖母对邻里也是十分宽和友善的。每遇有人告贷 只要数目不大 祖母可以做主的时候 她总不会让人失望。

祖母的贤惠使人印象深刻的另一个原因，恐怕是祖父的暴虐。他由于染上了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而堕落，不仅对家庭不负任何责任，还在不长的时间里卖掉了大部分的土地，使一家人的生活逐日艰难。

在父子、夫妻的感情上，祖父也差不多完全是个暴君。记得父亲曾经跟我讲过 有一次 祖父认为父亲做错了事 要打他。父亲逃出家门，祖父在后面紧追。父子二人在水田埂上跑了很远，父亲终于跑不动了，祖父抓住父亲，不由分说，在他的头上狠狠地敲了一烟袋而后扬长而去。父亲说，那次祖父打他不仅痛，而且流了很多很多的血，一辈子也忘不了。从那以后，父子感情就淡漠极了。

祖母终于不能忍受祖父的无能和乖戾，大约在父亲上中学的时候与祖父分居。这在当时闭塞落后的乡间，无疑是一种大胆甚至带有叛逆色彩的举动。她带走了所有的孩子，独自住在南充城里。这是可怜的祖母对自己不幸遭遇的一次全力的反抗。但是此后的日子仍然艰难 祖母也更加郁闷多病 经常咳嗽、吐血。不到 40 岁上就辞世而去。现在想来她大约得的是肺结核病。

父亲是祖母的长子，母子一向亲爱。父亲和他的一个弟弟曾同患天花，病势极其沉重。祖母和祖父各自照管一人。祖母衣不解带日夜守护父亲，并细心地将父亲的双手捆住，不让他搔挠身上奇痒难忍的天花疮。后来，父亲不仅痊愈，而且奇迹般地未在身上、脸上留下任何疤痕。父亲病好之后 祖母自己却大病一场。父亲的弟弟由祖父照管，后来虽然也好了，却留下了一脸麻子。这事父亲多次向我们讲过。每每言及 柔肠百转 思远情长 深厚

的母子之爱溢于言表。

祖母死后，父亲非常悲痛。他觉得在旧式的家庭中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恋，更加上革命思想的影响便毅然离开了家乡。

38年后，父亲重回故乡，母亲和弟弟与他同行。他们三人均去看望了祖母的坟墓。父亲不仅自己在祖母坟前久久伫立，还让弟弟鞠躬行礼。

这一次我们也找到了房后竹林里祖母的坟墓，那是一个挺幽静的角落，并无碑记，掩埋故人的，只有一抔黄土。

这一天，南充冬日的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落日刚刚把自己的光芒从这片红色的丘陵上敛走，一团团、一缕缕的雾就从暗黑的背景上显露出来，就仿佛它们原来是潜藏在阳光里似的。

一群拖着鼻涕的娃娃在我们汽车后面追赶了很久。随着他们一双双小脚丫的搅动，公路面上像棉絮一样白的雾气打成了团。老屋在乡村傍晚惯有的那些声响中沉默着，并慢慢地退到暮色里面去了。我心底忽然涌上一阵惆怅。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什么呢？父亲虽然以后成了一个有名的将军，但是六十多年前，当他光着脚奔跑在这些稻田桑树之间时，他和这些拖着鼻涕的娃娃们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曾经读过一些作者撰写的革命家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当他们的主人公在乡间参加体力劳动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些雷同的描写：少年革命家去割草（或者拾粪、打柴），他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大帮小、强帮弱，于是皆大欢喜，无论是给东家割的，还是给自己割的，人人都能交差，不会挨打。我曾觉得这些描写大都是作者杜撰出来的。现在，我已经不这样想了，是因为在父亲的家，我见到了这样一位老者。

他曾经是我祖母家的长工。比父亲还大十几岁。父亲叫他

长生哥，而他并不知道罗瑞卿是谁，现在还直呼父亲在家时的大名“罗其荣吗 我晓得的 吉娃子嘛（父亲的乳名）是个贪耍的孩子哟。鲜大爷（父亲的外公）要他读书，他偏爱和我们这些人耍，两条长脚杆，跑起来猴儿一样快。还总要打麻缠，管别个的事。割草拾柴 谁多谁少 他总要人家分均。他身高力大 嘴巴又会说 娃儿们哪个敢不听他的？”老人嘻开没牙的嘴，一股烟味扑面而来。笑容在他混浊的眼睛里闪闪的，整个面孔带上了几分狡黠的神色。后来，他的孙女叫他去吃饭。汤汤水水从他的胡须上往下流，他完全是一个老得有点糊涂，老得管不了自己的人。可惟其如此，我才觉得这样的语言不由人不信。这样一个返璞归真的形象，正好可以排除杜撰和编造的嫌疑。老人模糊的记忆里，经过时光的淘洗剩下的这一部分是可以信赖的。

后来，在地区招待所，我又碰到一些仪陇县的收集朱总司令生平事迹的同志。在他们油印出的采访材料里我又读到了相同的情节。这时候，我不得不深思了。这也许确实是一种必然性。那些立志变革社会，后来也果然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们的身上，确实存在着某种素质，凭着这种素质，他们能比较敏锐地观察出周围事物中存在着的不平和不合理。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心得。

父亲好像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1919年春天 父亲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考入了离家 40里路的大林寺高小。与他同时在校的、现已 80岁高龄的庞子愚老先生曾这样说起过他：“一开始，我们都认为罗瑞卿人很懒，学业不勤奋。除了上正课，教室里很少见到他的影子，就是上正课也总是见他在下面偷看小说，演板<sup>①</sup>从来不看的。大家不说他，可是先生要说的啊。可是也怪得

<sup>①</sup> 演板，指在黑板上写字。

很，不晓哪么一回事，什么时候提他的问，站起来回答得有板有眼，考试成绩也总不差，时间长了先生懒得说他。我们几个人倒留起心来了，罗瑞卿好像还真有点儿过目成诵的本领。课前他念一遍书，此后再不问津。当然这得是他感兴趣的课。罗瑞卿最喜欢数学、外文、国文。这些课目他是拔尖的，其次还有理工、音乐和体育。最不喜欢、成绩也最差的是图画。”

关于这一点，父亲自己也说过：“图画课上捡一张人家画废的稿子写上自己的名字交给老师，得的分数也总比自己的强。”

大林寺高小是当地开明乡绅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校长是庞明钦，它的课程设置和校规均与一般旧式学校不同。课程有数学、国文、论语、外文、理工（物理、化学、几何）修身、习字、史地、图画、音乐、体育。每天正课时间为上午四小时，下午两小时，早晨起床后自习一小时，午后和晚间各自自习两小时。每星期三作文，星期日放假一天，每学期均有期中、期末考试，每年春日还要放春假，学生们穿起式样一律的校服去郊游。这一切都和现在的学校相差无几了。

父亲的同班同学李正国老先生曾给我开列了一个长长的，他和父亲共同读过的书籍的清单，其中包括《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古典小说，包括《春秋》、《左传》、《史记》这样的正史，还有大量的《七侠五义》、《施公案》一类的小说书。这些且不去说他，最叫我吃惊的是他所列出的一套知识丛书：俾斯麦外交，哥伦布探险，大力学家牛顿，卢梭和他的启蒙运动，圣女贞德，印度瑜伽教，文艺复兴等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20年代初，就在这里——今天也只有一条简易的土路通到门前的金台场大林寺存在着一块如此学风浩荡、文明开化的乐土。我虽然并不十分了解庞明钦先生的身世，但是对于他，和像他一样的长年累月奔走于穷乡僻壤的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教育家们却起

了深深的敬意。

还是前面提到的庞子愚老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写到：

罗瑞卿幼年就读于大林寺小学，读书喜读文天祥《正气歌》、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每于精彩之处大声诵读，声音洪亮……喜演讲，文辞激烈，民国十年江防军司令官余维唐同滇黔军争防地在南充塘口垭打仗，罗瑞卿在学校周会上演说论战曰：文以经国，武以戡乱，文与武固相表里也。然语有之曰：“天下安，重于相；天下乱，重于将。”国家当多事之秋，故武力重于文学也……喜唱歌且五音全，唱苏武歌，唱扬子江歌，唱项羽楚汉争歌。喜做打油诗且有诙谐风，民国九年春三月三日，全校学生旅行金台回龙观，至一古庙罗汉堂。罗瑞卿看一睡罗汉憨态可掬，随口吟道：一睡睡得好，万事皆罢了，我想同你睡，大事没人搞。众人哄哄大笑以为诙谐有趣。罗瑞卿急公好义，手巧心灵。民国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学校办孔夫子会，礼堂门口扎营门架子，罗瑞卿手制跑马灯做得活像，又受众人之托至龙门场挪到别家本已订下的戏班子，师生同乐，夫子会生辉。学校操场窄小，罗瑞卿提议全校学生课余劳动铺操场，半年时间周围加宽十多丈。罗瑞卿幼年便有胆识：民国十年冬，南充县永丰场匪首吕沛然至芦溪李家肥主抢财物银钱，匪徒冯夏安原系大林寺小学二班学生，知内情；出卖肥主十几个，又指名来信借钱，全校惊惶不安，无心读书，罗瑞卿出头向校长庞明钦建议设四个哨棚守夜，并亲笔写信给冯夏安以友情说之，后匪首吕沛然避捕毙命，冯夏安在抢劫中遭民团打死，匪帮自散。

庞子愚老先生这封端端正正具名盖章的信像他本人一样质朴。他现在是一名退休的乡村医生，当我在金台公社的食堂里见到他本人的时候，他一边爽朗地哈哈笑着，一边指点着我的额头说：“这里，这里，才像你的爸爸呢！”老人是赶了十几里路走来的，鼻尖上冒着汗珠。他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像冬天的太阳一样使人愉快。

“我和罗瑞卿在大林寺小学是睡一个铺，他晚上还尿湿过我的被盖呢。”老人又径自开心地笑了，口气根本不像一个 80 岁的老人回忆他的亡友，倒像和一个同年龄的朋友讲述一件刚刚发生不久的事情。“他尿床，倒不是有什么毛病，这个人太贪耍了，晚上一点点力气都没得了，睡得像个死人。后来，我夜夜叫他起来……”

“罗瑞卿小时候英雄主义厉害得很呢，他老爱讲的一句话就是‘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这话当然不对，不过一个娃娃说此话倒是要一点气魄的呐。”

“……我们一分手就是 50 年啊，后来知道他成了要人，想想自己不免自叹形秽，那年他回南充来也不好意思去打搅他，这次听到你来，倒真是想见一见啊。”

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不少不公正的待遇，言谈中他很含蓄地提起，似乎有意让我‘向上’反映反映。但我实在无能为力，至今想起还觉十分不安。父亲如果还在，不知他是否还能记得这个与他同睡一个床铺，并夜夜叫他起来的朋友。

父亲大约在 1924 年考入南充中学读书。关于他在南充中学的生活，他的老同学、原中顾委委员、四川文联主席任白戈<sup>①</sup>同

<sup>①</sup> 任白戈同志已于 1986 年 8 月在成都去世。

志对我说：

“我们南充的丝绸业很发达，有一所嘉陵绸厂，出一种很有名的丝织品叫做湖绉。这所工厂和我们南充中学都是张澜先生开办的，是在这位老先生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指导下实行地方自治和实业救国的措施。张先生以前并不富有，佃户出身，前清考中了举人。辛亥革命时他领导反清运动，反对川陵铁路收归国有，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出了名，还当上了四川的省长。他一向反对封建军阀，提倡实业救国。他的兄弟一直种田，他的妻子也一直操持家务 他送他的两个儿子出洋留学 学习工业、工程。那时南充筹备自治 反对军阀统治 政治气氛很活跃，《申报》、《太平洋杂志》、《新青年》 还有萧楚女同志主办的《新蜀报》都可以看到。

那时我们学校里的学生组织很活跃，你的爸爸当时对学业并不特别感觉兴趣。他只爱运动 打脚球 爱读小说 尤其爱读武侠小说。对学生运动也相当热心。

“我们学校那时分为普通部、蚕桑部、工业部、医学部和师范部，普通部是为上大学作准备的。学制四年。你爸爸原来就是读普通部。后来大概是因为他的外祖父想他经商，就转到蚕桑部。因为你爸爸真正的志趣并不在这里，所以他也就无所谓。

“我和他就是办学生会时相识的。我和他同级不同班，我们两人都是班里推举出来的学生代表。那时我们的学生会很热闹，还办了平民夜校，叫穷苦人晚上来读书。我们一起参加了许多活动：‘五卅’、反典当捐、反军阀、演文明戏、上大街演讲、宣传。当然张澜是我们的后台。你爸爸豪爽义气，为人忠诚，所以他的朋友很多 张慕良、王义林、任启愤、张默生、王燕荪、冯开琮……大家先后都是好朋友。王义林 又叫王麻子 这个人后来不好了 跑到香港去，可那个时候还是进步的，和你爸爸很要好。解放后你

爸爸还对我说过：‘王义林这个龟儿子 我要他回来 他不肯 还是跑到香港去了。’

“你爸爸对俱乐部工作最拿手 积极。我们一起演过戏 孙中山死后我们演了《孙中山之死》 我演弟弟 你爸爸演哥哥。他的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演的角色总是一些有英雄气概不受人欺负的人。我的身体文弱，脸色又白，不是演受人欺负的人就是演女的。那时候学校里没有女生，只好由男的来串演。

“我讲的这些事情不光是发生在舞台上，有一次就发生在现实生活里了。我是 1925 年加入共青团的。那时候我们公开的活动是组织国民党左派，秘密活动是组织共产党。搞‘国左’没关系 可是搞共产党是要杀头的。四川的军阀很反动 所以很多人，如朱总、刘帅 还有熊克武都是反袁出来的。

“我们搞‘国左’就遇上了国家主义派 学校里许多有钱人家的子弟都是，有些教师，甚至教务长也是。国家主义派是国民党右派组织 在我们四川势力很大 他们办的报纸叫《醒狮报》是文言文的 代表有钱人。他们的口号是‘内除国贼 外抗强权’。因为我是搞‘国左’的 他们就要来整我 从经济入手。学生会的会员每人交一元的会费，他们趁会计不在，就说我贪污了会费，要跟我算账，要把我赶出学校。你爸爸来了，给我打抱不平。现在我讲起这件事，还觉得面前站着个活生生的人。那些国家主义派的人来闹 哇哇地叫 样子凶极了。你爸爸跑来，‘啪’地在桌子上拍了一记 又跳上桌子大声说：‘哪个要算账 找老子来算 有理讲理 不许欺侮人！’你爸爸个子大 嗓子大 又有平常打球的一帮好朋友。反动学生吓跑了。这件事以后，我和你爸爸的感情更好了。

“你爸爸这个人很好交际 思想又进步。吴老（玉章）1926 年到南充来，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带着王义林、你爸爸等人去

看吴老。吴老很会讲话，有煽动性：‘人活在世上就要做一番事业 譬如说演戏 书生出场 咿咿呀呀戏文唱了一本又一本 慢慢腾腾踱步子，让人看得没了精神。武生一出场威武雄壮，拳打脚踢，局面可就大不一样……’这些话你爸爸一听就听进去了。因为这些话对他的心思。”

当然 父亲的生活中不会是处处阳光明媚的 最初的较量来自他的家庭。前面提到的父亲的外公，也就是我祖母的父亲，虽然他一直出钱供父亲读书，但是，他始终是父亲青少年时代的一个仇敌，是父亲在亲人中永远不能原谅的一个人。我将要用一些笔墨谈到他。因为他虽是一个反面人物，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存在，父亲是不会成长为日后的罗瑞卿的。

他的名字叫做鲜锦堂 不知为什么 我的想象中总认为他是一个黄胡子的精明老头儿。他曾经很爱我的祖母。祖母是他的长女 前面说过了 祖母从小聪慧 会绣花 会写字。亲生母亲又死得早。所以，鲜锦堂曾经很尽心竭力地履行过一个父亲的职责。不过，大概也就因为这种爱，祖母在婚姻上不知不觉地就耽误了。等到鲜锦堂着急为自己的爱女择婿的时候，祖母的年龄已经有点成问题了。祖母嫁到罗家来的时候，已经 19 岁了 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少见的东西。罗家的家境和爷爷的人品都是较差的。所以就这门婚事来说确是有点仓促和勉强。

据说行聘的时候，鲜家送的帖子曾引起过罗家一场小小的轰动。帖子上的生庚八字是祖母亲手写的 端庄秀丽 颇有功底。祖父见了自认不如，先就叹服得很。但是，一手好字是不能当饭吃的，祖母过门以后，罗家的家境一年不如一年，祖父抽烟、赌钱，游手好闲的毛病又一样也改不了。祖母一向争强好胜，自然是苦不堪言，鲜锦堂也就懊悔得很。

鲜锦堂是鲜家沟一带的首富，他有几百亩土地，读过书，但是没有得到过什么功名。早年他出头揽过一桩公事，管起了县上的一座谷仓，不知被什么人做了手脚，不但没捞到油水，反而赔了不少谷子。后来，他又和别人合伙做过一次棉花生意，也因经营无方赔了本。鲜锦堂屡遭暗算，便悟出了一条道理：没有得力的人，多大的家业也会败。

鲜锦堂前后娶过两房妻子，共生有二女三男。女儿出嫁，三个儿子中没有一个是争气的，不是抽大烟抽空了身子，就是学了点本事离家一去不复返。女儿的苦处，鲜锦堂是看在眼里的，自觉很对不起女儿。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千年立下的老规矩，女儿再苦，鲜锦堂也绝不会承认自己在这门婚事上的昏聩。

鲜锦堂看中了外孙身板结实，有胆有识，罗家的家境又一年不如一年，便想靠自己的财力将这个聪明的孩子抚育成人，既可以替自己支撑家业，又能使女儿将来有个依靠。

平心而论，鲜锦堂对外孙可谓是操心尽力，煞费苦思。先是进家塾，后入大林寺高小，再后又入南充县高中，都是他出的主意，他出的钱。这些学校在当时当地也都算是“最高学府”了呢！方圆百里，鲜锦堂以吝啬出了名，人缘是不大好的，他的外号叫做“鲜大狗儿”。是说他吝啬得像狗一样，一根骨头也要啃得净光。平日自己的饮食起居简单极了，但是对外孙他还是肯花钱的，不仅给学费、零用钱，而且他还要外孙穿得像样子，长袍马褂，四时替换的衣服都不能太马虎。还破天荒将自己一件皮袍子改给外孙穿。无论小学、中学，父亲的衣着齐整是人所公认的。而且父亲的许多豪爽之举，例如“同学们上街吃茶，瑞卿总是争开茶钱”（庞子愚老先生语），不能不说是由鲜锦堂做了坚强后盾的。

外公那些光宗耀祖、成家立业的话，父亲一开始还是听得进的。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间，这个道理是朴素和真诚的。

加上强烈的求知欲，不管用功不用功，父亲的学业一直是不错的。后来，当父亲自己有能力去考虑人生的一些问题时，这一切才起了变化。

鲜锦堂的续弦林锦卿有个妹妹叫做林俊卿，她的经历对父亲的转变也起了某些作用。从辈分上来说，她长父亲两辈，但是她只大父亲 6 岁。她曾经是父亲少年时代的好友，也曾是一个名噪一方的新派人物。她是南充县第一个剪了头发上学校的女学生。

我是在南充市的一所小学校里看到这位我应该称为“姨祖母”的八十多岁的老人的。她和她的老姐姐住在学校职员宿舍的一间不大的房子里，身边再没有别的亲人。当我说明我的身份和我的来意的时候，我看见老人激动得双手微微发颤了，由于房间太黑、太小，她只好把我们让到了教员的办公室里去。

看得出来，这白发皤然的老妇人年轻时候是很漂亮的。皮肤白皙，五官周正，眼睛大而明亮，80 高龄，言语和思路都很清晰。

“我 1 岁上就死了父亲，母亲靠替人缝补洗衣服拉扯大了我们姊妹 4 人。我大姐很年轻就嫁给了鲜锦堂，家里的经济宽裕了，就送我去读书了。我 6 岁就读了‘劝学’。‘劝学’就是当时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南充地方兴办洋学堂的人提倡民主自由、解放妇女、动员女孩子到学堂读新学，可以不交学费，还免费发给女学生书本和笔墨。

“我和瑞卿是在大姐家认识的。他在那里读书，我是一放假就去姐夫家玩。我们俩最耍得来，我们两人的性格都很爽朗。

“不过瑞卿比我勇敢，这些事我想起来是后悔的。我妈妈是个穷怕了的人，她把大姐嫁给了鲜锦堂尝到了甜头，很快又做主把我许给了一家姓胡的大户人家。我还小，又很想念书，哭了多